歐陽修集/卷04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居士集卷四十六 ◄

歐陽修集
卷四十七・居士集卷四十七

► 居士集卷四十八

書八首

【上杜中丞論舉官書〈景祐二年〉】

具官修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。修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，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，而台中因舉他吏代介者。主簿於台職最卑，介，一賤士也，用不用當否，未足害政，然可惜者，中丞之舉動也。

介為人剛果有氣節，力學，喜辯是非，真好義之士也。始執事舉其材，議者咸曰知人之明，今聞其罷，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，非疏賤當有說，以此罪介，曰當罷。修獨以為不然。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？傳者皆云：介之所論，謂朱梁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。若止此一事，則介不為過也。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？若隨以為非，是大不可也。且主簿於台中，非言事之官，然大抵居台中者，必以正直、剛明、不畏避為稱職。今介足未履台門之閾，而已因言事見罷，真可謂正直、剛明、不畏避矣。度介之才，不止為主簿，直可任御史也。是執事有知人之明，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。

修嘗聞長老說，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，嘗為某事擇官，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，太祖不肯用。他日又問，復以進，又不用。他日以問，復以進，太祖大怒，裂其奏，擲殿階上，中令色不動，插笏帶間，徐拾碎紙袖歸中書。他日又問，則補綴之復以進，太祖大悟，終用二臣者。彼之敢爾者，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，然後果而不可易也。今執事之舉介也，

亦先審知其可舉邪？是偶舉之也？若知而舉，則不可遽止。若偶舉之，猶宜一請介之所言，辯其是非則後已。若介雖忤上，而言是也，當助以辯。若其言非也，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爾，非言事也，待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，請以此辭焉可也。

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，上雖好之，其人不肖，則當彈而去之；上雖惡之，其人賢，則當舉而申之。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。今備位之臣百十，邪者正者，其糾舉止信於台臣。而執事始舉介曰能，朝廷信而將用之，及以為不能，則亦曰不能。是執事自信猶不果，若遂言他事，何敢望天子取信於執事哉？故曰主簿雖卑，介雖賤士，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。

況今斥介而他舉，必亦擇賢而舉也。夫賢者固好辯，若舉而入台，又有言，則又斥而他舉乎？如此，則必得愚暗懦默者而後止也。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，則豈敢復云；若將舉賢也，願無易介而他取也。

今世之官，兼御史者例不與台事。故敢布狂言，竊獻門下，伏惟幸察焉。

【與荊南樂秀才書〈景祐四年〉】

修頓首白秀才足下。前者舟行往來，屢辱見過。又辱以所業一編，先之啟事，及門而贄。田秀才西來，辱書；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，比又辱書。仆有罪之人，人所共棄，而足下見禮如此，何以當之？當之未暇答，宜遂絕，而再辱書；再而未答，益宜絕，而又辱之。何其勤之甚也！如修者，天下窮賤之人爾，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？蓋足下力學好問，急於自為謀而然也。然蒙索仆所為文字者，此似有所過聽也。仆少從進士舉於有司，學為詩賦，以備程試，凡三舉而得第。與士君子相識者多，故往往能道仆名字，而又以遊從相愛之私，或過稱其文字。故使足下聞仆虛名，而欲見其所為者，由此也。仆少孤貧，貪祿仕以養親，不暇就師窮經，以學聖人之遺業。而涉獵書史，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，皆穿鑿經傳，移此儷彼，以為浮薄，惟恐不悅於時人，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。然有司過采，屢以先多士。及得第已來，自以前所為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，始大改其為，庶幾有立。然言出而罪至，學成而身辱，為彼則獲譽，為此則受禍，此明效也。夫時文雖曰浮巧，然其為功，亦不易也。仆天姿不好而強為之，故比時人之為者尤不工，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，順時故也。先輩少年誌盛，方欲取榮譽於世，則莫若順時。天聖中，天子下詔書，敕學者去浮華，其後風俗大變。今時之士大夫所為，彬彬有兩漢之風矣。先輩往學之，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，如其至之，是直齊肩於兩漢之

士也。若仆者，其前所為既不足學，其後所為慎不可學，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為者，為此也。在《易》之《困》曰：「有言不信。」謂夫人方困時，其言不為人所信也。今可謂困矣，安足為足下所取信哉？辱書既多且切，不敢不答。幸察。

【答陝西安撫使範龍圖辭辟命書〈康定元年〉】

修頓首再拜啟。急腳至，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，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，卑情不任欣慰之至。戎狄侵邊，自古常事，邊吏無狀，至煩大賢。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，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，退誇於人以為榮耀。至於遊談、布衣之賤，往往竊託門下之名。矧今以大謀小，以順取逆，濟以明哲之才，有必成功之勢，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時，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，得托附以成其名哉！況聞狂虜猖蹶，屢有斥指之詞，加之輕侮購募之辱，至於執戮將吏，殺害邊民，凡此數事，在於修輩尤為憤恥，每一思之，中夜三起。

不幸修無所能，徒以少喜文字，過為世俗見許，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？若夫參決軍謀，經畫財利，料敵制勝，在於幕府苟不乏人，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，有不待修而堪者矣。由此始敢以親為辭。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，非修所好，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，自及第，遂棄不後作。在西京佐三相幕府，於職當作，亦不為作，此師魯所見。今廢已久，懼無好辭以辱嘉命，此一端也。

某雖儒生，不知兵事，竊惟兵法有勇有怯，必較彼我之利否，事之如何，要在成功，不限遲速。某近至京師，屢於諸公間，略聞緒言攻守之計，此實當時之宜，非深思遠見者孰能至此？願不為浮議所移。

伏見自至關西，辟士甚眾。古人所與成事者，必有國士共之。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，士雖貧賤，以身許人，固亦未易。欲其盡死，必深相知，知之不盡，士不為用。今奇怪豪俊之士，往往蒙見收擇，顧用之如何爾。此在明哲，豈須獻言。然尚慮山林草莽，有挺特知義、慷慨自重之士，未得出於門下也，宜少思焉。

若修者，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，非敢效庸人苟且樂安佚也。伏蒙示書，夏公又以見舉。某孤賤，素未嘗登其門，非執事過見褒稱，何以及此？愧畏！然某已以親老為辭，更無可往之理，惟幸察焉。

【答吳充秀才書〈康定元年〉】

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。前辱示書及文三篇，發而讀之，浩乎若千萬言之多，及少定而視焉，才數百言爾。非夫辭豐意雄，霈然有不可禦之勢，何以至此！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，此好學之謙言也。

修材不足用於時，仕不足榮於世，其毀譽不足輕重，氣力不足動人。世之欲假譽以為重，借力而後進者，奚取於修焉？先輩學精文雄，其施於時，又非待修譽而為重、力而後進者也。然而惠然見臨，若有所責，得非急於謀道，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？

夫學者未始不為道，而至者鮮焉。非道之於人遠也，學者有所溺焉爾。蓋文之為言，難工而可喜，易悅而自足。世之學者往往溺之，一有工焉，則曰：「吾學足矣。」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，曰：「吾文士也，職於文而已。」此其所以至之鮮也。

昔孔子老而歸魯，六經之作，數年之頃爾。然讀《易》者如無《春秋》，讀《書》者如無《詩》，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！聖人之文雖不可及，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。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，荀卿蓋亦晚而有作。若子雲、仲淹，方勉焉以模言語，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。後之惑者，徒見前世之文傳，以為學者文而已，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。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，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，道未足也。若道之充焉，雖行乎天地，入於淵泉，無不之也。

先輩之文浩乎霈然，可謂善矣。而又誌於為道，猶自以為未廣，若不止焉，孟、荀可至而不難也。修學道而不至者，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，因吾子之能不自止，又以勵修之少進焉。幸甚幸甚。修白。

【與曾鞏論氏族書〈慶曆六年〉】

修白。貶所僻遠，不與人通，辱遣專人惠書甚勤，豈勝愧也！示及見托撰次碑文事，修於人事多故，不近文字久矣，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，以滿足下之意。

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，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，至於始封得姓，亦或不真。如足下所示，云曾元之曾孫樂，為漢都鄉侯，至四世孫據，遭王莽亂，始去都鄉而家豫章。考於《史記》，皆不合。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，自元至樂，似非曾孫，然亦當在漢初。則

據遭莽世，失侯而徙，蓋又二百年，疑亦非四世。以《諸侯年表》推之，雖大功德之侯，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，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，侯才四傳者。宣帝時，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，封為都鄉侯。則據之去國，亦不在莽世，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。又樂、據姓名，皆不見於《年表》，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。若曾氏出於鄫者，蓋其支庶自別有為曾氏者爾，非鄫子之後皆姓曾也，蓋今所謂鄫氏者是也。

楊允恭據國史所書，嘗以西京作坊使為江浙發運、制置、茶鹽使，乃至道之間耳，今云洛苑使者，雖且從所述，皆宜更加考正。山州無文字尋究，不能周悉。幸察。

【答宋咸書〈至和二年〉】

修頓首白。州人至，蒙惠書及《補注周易》，甚善。世無孔子久矣，六經之旨失其傳，其有不可得而正者，自非孔子後出，無以得其真也。儒者之於學博矣，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，以求千歲失傳之繆，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，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，欲為未悟決難解之惑，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。然而六經非一世之書也，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，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。使學者各極其所見，而明者擇焉，十取其一，百取其十，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，而卓如日月之明。然聚眾人之善以補緝之，庶幾不至於大繆，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。然則學者之於經，其可已乎？

足下於經勤矣，凡其所失，無所不欲正之，其刊正補緝者眾，則其所得亦已多矣。

修學不敏明，而又無強力以自濟，恐終不能少出所見，以補六經之萬一，得足下所為，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。屬奉使出疆，匆匆不具。惟以時自愛。廬陵歐陽修再拜。

【答李詡第一書】

修白。人至，辱書及《性詮》三篇，曰以質其果是。夫自信篤者，無所待於人；有質於人者，自疑者也。今吾子自謂「夫子與孟、荀、揚、韓復生，不能奪吾言」，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。而返以質於修。使修有過於夫子者，乃可為吾子辯，況修未及孟、荀、揚、韓之一二也。修非知道者，好學而未至者也。世無師久矣，尚賴朋友切磋之益，苟不自滿而中止，庶幾終身而有成。固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，非敢以益於人，蓋求益於人者也。況如吾子之文章論議，豈易得哉？固樂為吾子辯也。苟尚有所疑，敢不盡其所學以告，既吾子自信如是，雖夫子不能奪，使修何所說焉？人還索書，未知所答，慚惕慚惕。修

再拜。

【答李詡第二書】

修白。前辱示書及《性詮》三篇，見吾子好學善辯，而文能盡其意之詳。令世之言性者多矣，有所不及也，故思與吾子卒其說。

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，故常為說曰「夫性，非學者之所急，而聖人之所罕言也。《易》六十四卦不言性，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；《春秋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，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；《詩》三百五篇不言性，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；《書》五十九篇不言性，其言者堯、舜、三代之治亂也；《禮》、《樂》之書雖不完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，然其大要，治國修身之法也。六經之所載，皆人事之切於世者，是以言之甚詳。至於性也，百不一二言之，或因言而及焉，非為性而言也，故雖言而不究。

予之所謂不言者，非謂絕而無言，蓋其言者鮮，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。《論語》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，問孝、問忠、問仁義、問禮樂、問修身、問為政、問朋友、問鬼神者有矣，未嘗有問性者。孔子之告其弟子者，凡數千言，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。予故曰：非學者之所急，而聖人之罕言也。

《書》曰「習與性成」，《語》曰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者，戒人慎所習而言也。《中庸》曰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」者，明性無常，必有以率之也。《樂記》亦曰「感物而動，性之欲」者，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。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，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，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。予故曰「因言以及之，而不究也。

修少好學，知學之難。凡所謂六經之所載，七十二子之所問者，學之終身，有不能達者矣；於其所達，行之終身，有不能至者矣。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，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，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，亦皇皇而不暇也。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，學之行之，或未至其一二，而好為性說，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，執後儒之偏說，事無用之空言，此予之所不暇也。

或有問曰：性果不足學乎？予曰：性者，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。為君子者，修身治人而已，性之善惡不必究也。使性果善邪，身不可以不修，人不可以不治；使性果惡邪，身不可以不修，人不可以不治。不修其身，雖君子而為小人，《書》曰「惟聖罔念作狂」

是也；能修其身，雖小人而為君子，《書》曰「惟狂克念作聖」是也。治道備，人斯為善矣，《書》曰「黎民於變時雍」是也；治道失，人斯為惡矣，《書》曰「殷頑民」，又曰「舊染汙俗」是也。故為君子者，以修身治人為急，而不窮性以為言。夫七十二子之不問，六經之不主言，或雖言而不究，豈略之哉，蓋有意也。

或又問曰：然則三子言性，過歟？曰：不過也。其不同何也？曰：始異而終同也。使孟子曰人性善矣，遂怠而不教，則是過也；使荀子曰人性惡矣，遂棄而不教，則是過也；使揚子曰人性混矣，遂肆而不教，則是過也。然三子者，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，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於後世，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。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，則失而入於惡；惡者勤而教之，則可使至於善；混者驅而率之，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。其說與《書》之「習與性成」，《語》之「性近習遠」，《中庸》之「有以率之」，《樂記》之「慎物所感」皆合。夫三子者，推其言則殊，察其用心則一，故予以為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。凡論三子者，以予言而一之，則譊譊者可以息矣。

予之所說如此，吾子其擇焉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